

承諾，別許得太重

星期六我有課，所以今天也要上學。大二了，功課很多，雖然開學沒多久。有幾科要做小組Project，可是組員有各自不同的主修和副修，所以很多資料搜集和討論的事要在星期六下午做，因組員都沒有課，也難找藉口推搪不來。

今天有點感冒。傍晚回家時下了一陣雨，天也沒那麼熱了。信箱裡有電費單、差餉單、銀行月結單，還有廣告紙，只有兩封私人信件，航空寄來的伯父的信和明亮平郵寄來的信。

要在以前，我會先看明亮的信，如今覺得親情可貴，無論我身在何方，我和伯父始終是血脈相連的；而明亮，只是朋友！伯父來信五大張，盡訴家中各人近況，家鄉變化，這些都是我們遠在外所關心的。明亮的信，很簡短只有兩張，告知我他已平安回鄉，謝謝我對他在港期間的關照，並邀請我這位朋友有空回鄉看看。

明亮，是我孩童時候的玩伴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村莊，江南的小村莊，很恬靜。家鄉的屋前有一片菜地，爸媽是教書的，不大會幹農活，就胡亂撒了些花種，春天菜地上長滿了野花，粉紅色、黃色、白色，就是很美。菜地前面有一條小河，聽說河水會流入長江，河裡有很多魚。明亮，撈魚摸蝦難不倒他，總會有收穫的。明亮小學和我同班，我媽教過我們，所以有時他會送些新鮮的魚給我媽。

小學升初中，明亮問我報那幾所中學，記得當年我報市立中學作第一志願，第二就是縣立，其他的不太記得了，畢竟那些已是十年前的事了。明亮的母親想他多些時間留在家，又希望他可以在一所好一點的學校就讀，勸他報縣立。那時候縣中住宿生每星期可回家一次，市立則一個月一次，但是市立的教學質素比縣立好，因市

立是向全市招收優等生，而縣立只能向縣招生。明亮向來很聽他媽媽的話，很孝順她。他爸爸在新疆工作，很少回來。其實以他的能力，就算留在縣中考大學也不成問題的。可是天意弄人，明亮入讀市中，我卻考不上入了縣中。我們平時都住校，只有暑假、寒假和月末那個週六、日才見到面，我們就會去爬山、捉魚，一起做功課。而且很盼望寒、暑假的來臨，因為可以一起玩。初中畢業後，我們都算幸運，可以留在校升讀高中。念高中時，我有時星期六不直接回家，繞道去市中和明亮一起回鄉下，坐完長途巴士，還要走上二、三里小路才到家。那時候我們並不覺得走路費氣力，沿路是小河和農田，風景雖不算美，勝在夠清靜，我們總有說不完的話。

在我念高中一年級時，我們舉家移居香港。明亮有一個星期沒有上學，陪我去小河中摸螃蟹，捉田雞。那時候我們還在河堤上生火燒田雞吃呢。他母親怪責他不去上學，學校還記了他一個小過呢，理由是“無故曠課”。當年我們才十六、七歲，明亮答應過我會努力讀書，會時常想起我。我當時好像是說過日後會回鄉下，我喜歡和明亮一起去捉魚、爬山。

我們家來到香港，爸媽放下書本，幹粗重活。我降了一級念中三，新的環境，初時很難適應。記得以前閑暇時，就愛通山跑；如今，我要做兼職。我做過收銀員、侍應生、文員，現在做補習導師，初時做工大概只有十六元的時薪，如今家教有一百三十元時薪，我自己已很滿足了。現在爸媽又可重返教育工作，在一私人機構做全職普通話老師，好在我們全家平日生活尚算節儉，我們已有自己的樓，生活得還好。

明亮高中後考上江蘇南京大學念電子工程，已經畢業年餘了，在一家中外合資公司任工

程師。公司是德國人開的，設廠在蘇州，他把母親接去蘇州，好照顧他母親。原來他爸爸在我走後一年已跟他媽離婚了，他在新疆另有妻兒。自此明亮母親終日以淚洗面、日夜荊軻。

我們曾有很多書信往來，憶過去、說現在、談將來。明亮問我很多次，甚麼時候真正回來，雖然不能常在鄉下的河裡捉魚，但可一起去遊覽蘇州的名勝。我呢，想起初來此地時的種種艱辛，如今有自己的屋住，這些是我們一家人的努力。他不能體會到我捱過的日子，回去，那以前的日子有價值嗎？想到爸媽為我們的付出，看到他們現時生活得滿意，我若真回去，那誰來贍養他們？雖然妹妹日後工作有能力，但侍奉父母也是我的責任。

於是我問明亮，不如來這兒。他有很多顧慮，生活上的、工作上的，而最主要的是他母親。她已失去了丈夫，難道我連她唯一的生活和精神上的依靠——明亮，也不留給她嗎？

既然大家都認定要抓緊目前，那只有回憶過去。早前，明亮所在公司派他來香港分公司受訓一個月，我陪他四處遊玩。要說的已在信中講得很清楚，也就不再提了，免得掃興。臨行前，明亮告訴我，同事介紹了一個蘇州女孩給他認識，他母親很喜歡那女孩，並不算漂亮，好在有禮貌，人很謙和、乖巧，明亮和她相處得還好。明亮問我可已有男朋友，我返學、做兼職、功課，似乎已是生活的全部。我撒了謊，幾乎是勉強擠出四字——是有一個。還有甚麼好說呢，明亮孝順他母親，我當然也有我的父母，也許這樣的安排會好一點。

離開故鄉已七年有餘，周圍的環境都有所改變了。也許算是初戀吧，可那虛無縹緲的東

西，誰能抓得住。魚、蝦是實體，我們孩童時能捉到很多很多。親情就不同，大家流著相同的血脈，走到那始終是一家人。其實，我才二十有二，明亮長我一歲，如果我們任何一方回去或來這兒，將來的日子還很長，我們太年輕了，承諾帶給我們的不會是幸福，只是壓力和沉重的枷鎖。細想當年的許諾，明亮只道會時常想起我，也許我誤解了，就算他日各有所屬，也可以掛念遠方的朋友。我當然可以回鄉了，只要河裡還有魚，就算他朝我們都白髮蒼蒼，也一樣可以捉魚啊。承諾，還是許下一些無關緊要的事好，要不然無形的壓力會籠罩著彼此，那就失去了那份美感。

伯父的信中提到菜地上今年的花開得特別燦爛，許是今年多雨水之故吧。一覺醒來，又有一株不知名的花朵開放，花瓣顏色多淺淡，伴著雨滴，很是清新。此地家中的文竹長得也很好，蒼綠色，看上去很舒服。幾年了，家中有很多明亮的來信，我都仔細保存著。雖說昨日之日不可留，即使搬了幾次家可總捨不得扔掉。我將信件用一個小盒裝起來，放在書櫃的角落裡，我們孩童時在河堤上生火燒魚時拍得那張相仍放在我的書桌上，一張已經夠了，因為這包含著我過去的快樂童年、少年時代。明亮送給我他親手做的泥娃娃，當然那只是胡亂捏的泥人，我將它們也放進了書櫃。騰出些地方，可放多一盆盆栽，掛念故居菜地上的花，我家現時的盆栽不能算是花，全部都是綠色植物不開花的。這次新買的盆栽已開有一朵粉紅的小花，我不知道是甚麼花。我很小心打理家中的綠色植物和唯一的開花的盆栽，它們是有生命，是實體，是需要愛心和關懷的。

完稿於六月廿六日